爷爷的油坊

○ 陈英茹

推开记忆的门，爷爷那座浸润着油香的老油坊又在岁月中飘香。

油坊坐落在村子的公路南边，两座土坯房，一座坐北朝南，是磨房，用来存放和烘炒油籽。一座坐西朝东，是油坊，用作蒸坯和榨油。土墙灰瓦，裹挟着人间烟火，把爷爷的一生困于此地。

当深秋的艳阳点燃满坡的高粱穗儿，爷爷的油坊就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

打我记事起，爷爷和他的油坊从未停歇过，如同一枚旋转的陀螺，不知疲倦。秋罢，是油坊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。颗粒归仓，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带着油籽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换油，有的肩扛，有的拉着架子车，沉甸甸的蛇皮袋子里，满是收获的喜悦。

油坊院里人头攒动。“来了哦，老张，快把口袋放下，先喝口水歇会儿，我稍后给你过秤。”爷招呼着人群中扛着袋子的张大爷，顺手递了只板凳过去。我被爷派遣去给张大爷端来一瓢水，每每这个时候，爷会摸摸我的头，说我是这世上最乖的碎女子。“老张你看，四十一斤九两，给你算四十二斤吧。”爷一手提秤，一手扶着在空中浮沉的秤杆。“唉，今天又占你便宜啦！”张大爷顺手把称过的菜籽倒进旁边的笸篮，爷爷憨笑着拿出账本说：“都是庄稼人，亏谁也不能亏了咱农民呀，我这就给你记账。”张大爷把口袋往胳肢窝一夹：“你一记就行，兄弟办事我放心！”说罢便扬长而去。爷在那本又油又旧的账本上，一笔一笔认真地记下姓啥名谁、几斤几两。

风吹过，雪花落。当整个村庄笼罩于皑皑白雪之中，爷爷的油坊里却炉火正旺。

一架风车吱悠悠地转着，把油籽里的杂质过滤出去后，被爷倒入一口直径两米有余的炒锅里。这口锅不深，被略微倾斜地安放于锅台之上。爷站在低的一面，用木推向前不紧不慢地搅动着，被推上去的油籽像流沙般悄无声息，和油坊里的光阴一同在锅边缓缓流淌。爷说，炒油籽最主要的是掌握好火候，多一分发苦，少一分又不出味，榨出来的油不香也不耐放。所以凡事在根本上就不能敷衍了事，不然到最后坑的就是自己。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踮起脚趴在锅边，心思早已落到锅中渐渐变得酥脆焦黄的油籽上。爷懂我的心思，他从锅里抓一小把炒好的荏子，吹到温热，然后灌进我的嘴里。荏子咬下去嘎嘣脆，那种温润绵长的香味顺着鼻腔、咽喉一直蔓延开来。那香味儿爬过屋梁，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以至于一直飘到我经年以后的梦乡。

离油坊百米开外的小馋猫们总会顺着那香味儿寻来，爷腾出手，把热乎乎的麻子装满他们的小兜儿。炒好的菜籽、胡麻、荏子晾凉后，由父亲放到磨盘上分别磨碎，细碎的油坯沿着磨盘簌簌落下，如同八月盛开在巷子深处的桂花。姨父，军人出身，话少但干活麻利，勤快好学的他和父亲是爷爷的得力干将，磨好的油坯不一会儿就被他挑进油坊的大蒸锅里开蒸。

站在蒸汽缭绕的油坊里，爷爷像一位历经千帆的老船长，负责指挥一艘“油轮”的航向。刚出锅的油坯热气腾腾，变得软糯温润，香味也更加浓郁。草绳绕一圈油坯填一层，约莫装成七八十厘米高的油饼，压实后码放在“千斤顶”之下。

一根大木梁，八米有余，如一条巨龙卧于油坊之中。父亲手脚并用，攀着轴上的手柄，木梁渐渐升到高处。爷一声“放”，父亲迅速放开缠着钢丝绳的轴柄，木梁借着重力呼啸而下，巨大的撞击力把油饼一次次压缩收紧，那沉重浑厚的撞击声，穿透光阴的网，如破茧成蝶。不一会儿，金黄澄亮的油浸透油坯外的草绳，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耀眼的碎光，如同一条欢快的小溪，顺着油槽流淌到大油缸里，那声音清脆悦耳，像叮咚的泉水，像美妙的歌谣，像岁月赠予爷爷最温柔的诗行。寒来暑往中，爷爷依旧在油坊的账本上书写着一撇一捺，年年月月。我渐渐长大，爷爷却变得矮小。

这座历经风雨的老油坊里，藏着爷爷的匠心与坚守，也藏着最为珍贵的人间烟火。

时隔多年，爷爷和他的老油坊早已隐入尘烟，但他掌心的温度和油坊里的灯火依然清晰如昨，在往后每一个日子里，温暖着我。

诗歌苑

黄河入晋（外一首）

○ 李立屏

黄河从内蒙古入晋
就回了头，很可能是忘带了手机
人说山西好风光
值得回头去取一趟，拍些照片
发回青海

青海有它记挂的人
也有人记挂它

秋衣

今天登了北岳恒山，五岳
就只剩华山了
华山那么险，我要等再老一点
再去证明自己还年轻
现在，让我先尝尝这里的苦甜井
这么多年，它也算是道尽了天下甘辛

在天峰岭，北风把黄栌和乌桕
仅有的一件秋衣
脱光了
幸亏我选择这时候来
就不是来发芽的

烧浴汤

○ 周宏伟

“烧浴汤”是无锡乡下过去的常用语，如今渐行渐远，以至 21 世纪出生的人竟有些听不懂。用普通话说，浴汤就是洗澡水，如今的加热方式很多，不管是公共浴室还是家庭卫生间，肯定不用柴草锅灶烧。而“烧浴汤”，恰恰离不开柴草锅灶。

人类洗浴（北方称洗澡）史极长，但洗热水浴却是在陶容器发明以后。烧浴汤洗澡，即惠山人俗称的惣浴，则始于战国时期大型铁锅诞生后。有专门的小间，称作温室。后来出现大型商业性共享温室，则叫混堂。温室是历史词，我们一般称浴间。

无锡农村的房子，像河里的藕，一节连着一节。前头是堂屋，摆着八仙桌，吃饭待客都在这里。中间是卧房，一家老小挤在一起。后头是灶房，烟熏火燎的。再往后，要是有空地，就搭个猪圈羊棚养禽畜。条件好的人家，还会在灶房后头加盖一间屋，砌个大灶台，安一口大铁锅，这就是浴间。

旧时条件好的人家浴间里，就是砌一灶埋一锅，锅里烧热水，人入锅惣浴（方言，指洗澡）。混堂原理也是如此，但惣浴是在较大的汤池里，汤池有孔通向锅池。

旧时重封建礼仪，有男女不共浴之说，即便是一家人，也不在一个浴间里惣浴。豪门大户不会只有一个浴间，一般人家则男女分开换水重烧，混堂更不可能男女共水。只有 20 世纪的人民公社化时期，几乎所有生产队里的大浴锅，是全生产队男女老少共水的。

那时也有所谓规矩，先是队里德高望重的男人洗，然后是老人和孩子。女人们得等到最后，往往天都黑了才能轮到，一锅水洗到最后浑浊不堪。这么多人惣浴的地方不叫混堂不叫浴间，名称各队不同，也不是每天都有。为什么不换水，主要是柴草不够，家家户户全靠队里分的柴草烧茶煮饭。煤气是闻所未闻，电力是点灯都保证不了。

我第一次跟着奶奶去洗澡，死活不肯脱衣服。“这不成煮青蛙了吗？”我死死拽着裤腰带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奶奶又好气又好笑，连哄带骗地把我抱了起来：“乖，洗完了给你吃糖。”我坐在木盘上，看着水里漂浮的污垢，心里直犯恶心。“奶奶，这水太脏了，我不想洗了。”我噘着嘴说。奶奶一边给我搓背，一边说：“傻孩子，这水再脏也比不洗澡强。冬天这么冷，能洗个热水澡，已经是福气了。”

的确，在那个年代，冬天洗澡是个大难题。不像夏天，村旁的运河就是最好的洗浴场所。尤其是六月初六天贶节，无论会不会游泳的孩子，都会下运河去扑腾。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们，带条毛巾，带块肥皂，在河滩石上爽爽利利洗了，连脏衣服都洗干净了。冬天没有取暖设备，只能去生产队的大浴锅。也有一两户人家有浴间的，邻居去蹭把浴，但要带上柴草，这是规矩，不能白蹭。

跟着奶奶去惣浴，起初我浑身紧绷，生怕被烫着。可木盘稳稳地托着我，脚不用踩着锅底，水温恰到好处，渐渐地我放松下来。奶奶因干农活而粗糙的手掌，在我背上轻轻搓着，暖暖的水流顺着脊背流淌，舒服得让我眯起了眼睛。我靠在锅边，任由奶奶给我洗头，从头顶浇下的热水，带着淡淡的柴火味。

洗完澡，浑身暖洋洋的，感觉连骨头都酥了。穿着干净的衣服，跟着奶奶往家走。虽然寒风依旧刺骨，但汤浴泡过的身子暖烘烘，不再惧冷。刚开始的抗拒、害怕、厌恶，都随着温暖舒适而消散。留下的，只有奶奶粗糙手掌带来的温暖。

如今，家家户户都有了热水器，再也不用排队等浴锅，烧浴汤终于渐行渐远。据说苏南山区还有浴锅浴间，那是人家反向时尚。柴草紧张时代一去不复返了，现在崇尚更加卫生的淋浴，连盆浴都“奥特”（出局）了，还需要男女共水吗？

记忆中的烧浴汤，不是舍不得忘掉，而是留下一段运河边的历史不被风吹散，任由后人评说。

欢迎订阅 2027年 文化藝術報

扫码订报

《文化艺术报》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主管、陕西人民出版社主办，是西北地区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省级文化艺术行业综合资讯报纸，创刊于1958年1月1日，主要面向从事文化艺术工作、热爱并关注文艺现象及发展的读者。报纸始终倾力传播陕西及西北地区的优秀文化，开设的主要栏目及周刊包括要闻、资讯、人物、文博、考古、新教育周刊、美术周刊、龙首文苑、悦读空间、非遗传承、书法艺术、影视热评等。

全年定价：418元





订阅10份全年《文化艺术报》
即可获赠价值999元
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26寸旅行箱

订阅20份全年《文化艺术报》
即可获赠价值1699元
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30寸旅行箱

注：赠送行李箱活动，以同一订单回执上的份数或同一发票上的份数为准。

邮发代号：51-20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 61-0032
地址：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大厦A座7层
邮箱：whysbbjb@126.com
邮编：710061

征订热线
029-89820013